

向兵 章小龙

寻找 周恩来

1991，什么属于周恩来





2 031 3473 1

寻找周恩来

1991，什么属于周恩来

向兵 章小龙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寻找周恩来——1991，什么属于周恩来

作者：向 兵 章小龙

责任编辑：杨 葵

装帧设计：曹全弘

摄影：王 平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68 千

印张：8.25 插页：3

版次：199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0483-X/1·482

定价：4.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邓颖超接见正在西花厅拍摄的剧组成员。

影片中周恩来接见《红灯记》剧组主要演员。





影片中批判陈毅大会的场面。

本书的两名作者在延安采访王铁成
右一为章小龙，右二为向兵。



图片文字说明：

封底：风雪西花厅（左上）

305医院拍摄现场。右一为

导演丁荫楠（左下）

影片中“湘江之战”中的周恩来（右上）

影片中西双版纳泼水节上的周恩来（右下）

前勒口：影片中延安时期的周恩来

后勒口：（自上而下）

影片中病危的周恩来最后一次见客

影片中周恩来在大字报街

影片中周恩来在吴起镇

影片中周恩来最后一次上飞机

影片中贺龙追悼会的场面

一面邓颖超接见正在西花厅拍摄的剧组成员。

影片中周恩来接见《红灯记》剧组主要演员。

二面影片中批判陈毅大会的场面。

本书的两名作者在延安采访王铁成

右一为章小龙，右二为向兵。

目 录

第一章：时势造英雄

一级导演拍不了广告——影视界的“大玩家”——“砸锅卖铁的”要讲条件——幸亏有个《洪秀全》——李瑞环多次点了滕进贤的名——大有来头的神秘“小组”——一言九鼎的中国电影三巨头

第二章：寻找周恩来

“领袖热”中没有周恩来——中央文献研究室：没人进去过——毛家湾的新主人——周恩来未曾公开的秘密——周恩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三章：中国电影界的“多国部队”

废品站来了个收“红宝书”的——化妆大师和江青逼出来的化妆法——你懂什么叫采景吗？——北影仿清楼住

着“人贩子”——我不演邓颖超——“林彪”给“周恩来”描眉——五女争“江青”——剧本送审有诀窍——《周恩来》进劳改局——周恩来有四十套衣服？

第四章：八千里路愁和泪

“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让拍拍门口就不错了！”——“毛主席”又让《大决战》关禁闭了——“军事设施不准拍！”——中国电影界的“四项基本原则”——真有林彪小舰队吗？——一盆水泼出去八百里——107国道一年翻了三百辆车，秘密何在？——王铁成：连上三年初二的公子哥儿——“周恩来”原来是李玉和家门外的“缝鞋匠”——赵丹之死与王铁成有关？——邓颖超电话打进王铁成家——王铁成“逃港”内幕——“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第五章：赤脚走进中南海

红头文件不顶用——中南海不是摄影棚——人民大会堂可以拍——我们上《人民日报》啦！——王铁成卧底305医院——毛主席吃的药周总理先试一试——“我手凉，江青不要！”——“二进宫”与十部《周恩来》——“红旗”车的“身价”——迟浩田让舞伴帮帮忙——“公关小姐”穿梭三总部

第六章：“皇家”摄制组

西哈努克的岳母要进八宝山——八宝山灵堂天窗被砸

——拍电影也要戒严——天安门戒严，不见一个当兵的
——孔庙·红墙·四合院——一夜间，一万张大字报覆盖
文物街——西花厅：中南海里的园中园——“邓妈妈，我
是演您的！”——周总理和卫士长——毛主席不住丰泽园
——李鹏：主席书房的书都封存了，你们从哪里弄来的？
——毛主席专列为谁而开？——“专列”到底什么样？
——机要秘书张玉凤——张玉凤：毛主席衣服在韶山，我去！
——专机：“三叉戟”和“挑战者”——周恩来最后一次上飞机

第七章：十亿人的未了情

5分钱·500元·四星级宾馆——延安，没有失落——周恩来第一次当众落泪——西双版纳：州长和大国总理——CAAC的特殊乘客

尾 声：1991，什么属于周恩来？

后 记

第一章

时势造英雄

泱泱华夏五千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儒墨道法、诸子百家，遗留给后人的财富实在是太多了。可是，如果你想从中吸取点什么修炼自身，“急用先学”是不行的。没有高人的指点，你就得闭着眼去碰，去赶。碰对路了，赶上趟了，你会说五千年可真是好，左右逢源；可要是碰不对路，赶不上趟，那你就会对五千年只剩下百爪挠心的份儿了。

时势造英雄，千古至理。可时势是什么谁清楚？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茅庐之中三分天下，基本上已经半仙之体了，到头来不也还是写下《后出师表》，落个“死而后已”吗？至于那造出来的是英雄还是狗熊，就更不是凡夫俗子所能预料的了。

● 一级导演拍不了广告

1989年3月13日。广州。多云间阴。

于小群架好摄影机。阿东举着测光表干脆利索地指挥布光。阿健在电风扇旁边摆弄着小饰物。

有人喊：“打一下侧光，现在有重影。”

阿东汗都顾不得擦一把，亲自动手搬灯架。

又有人叫：“阿健，桌上那个玩具颜色有点跳。”

没等阿健吩咐，早已等候一旁的道具师就递上了好几种玩具供选择。

“这身衣裳太一般了，搞套时髦点的。”

服装师二话不说跳上摩托车绝尘而去。

“师哥，这女孩怎么样？”

于小群稍加打量：“不行，换一个！头发太短。”

话音未落，四五个靓妹被领上前来搔首弄姿。

一屋子的人都是那么的年轻，干活都是那样地干练，那样地默契，那样地任劳任怨。

“预备——拍！”

镜头前，靓妹轻歌曼舞，袅袅婷婷。腰肢摇曳，顾盼迷离。长长的秀发肆意飘逸，与风共舞……

这不是拍电影，拍电影的人可不这么卖力，他们干活讲究个大概齐。

这是在拍电扇广告。只有拍广告的人干起活儿来才一溜儿小跑，脚不沾地。拍广告的人讲究的是“香港精神”。

在这行拍广告的年轻人后面，始终跟着一个半大老头子。他，50岁出头着实不年轻了，大肚子腆腆地着实不能恭维矫健了，身上穿的倒是广州流行的砂洗衬衫，可一看就不“狂野”，颜色都不对。他是谁？这群年轻人的爸爸？计划生育不

是早就成为国策了吗！小分队的党支部书记？没听说拍广告赚私钱的有这么高觉悟呀！要不就是雇的临时工？可搬上两把椅子就分钱，太轻省他了吧！

说出来谁也不信——他就是珠江电影制片公司一级导演丁荫楠。丁荫楠看着拍广告挺来钱。

丁荫楠挺身而出要拍广告。有人给他联系了桩活儿，据说伸伸手就能进一万。丁荫楠兴冲冲而去，跟人家大谈拍摄方案。客商倒也直爽：

“丁导演，我怎么说你就怎么拍！”

丁荫楠较上真了：“那可不行，这是艺术。我要求一定要通过光效来营造出一种氛围。我要求质感真实。我要求……”

“我不懂什么质感真实，只知道我出钱就得按我的拍！”

丁荫楠愣了：“那艺术要求呢？我是搞艺术的……”

“那就请您另谋高就好了。”

从此没人敢请丁荫楠。

丁荫楠觉得自己屈尊附就愿拍广告已经够委屈了，没承想人家还不领情。

可是丁荫楠太需要钱了。

别看他当年执导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巨片《孙中山》，耗资700万，群众场面以10万人次计，光“金鸡”奖就捧回九项，可那一切不都过去了吗？接下来拍《电影人》，一下子赔了80万；再下来拍《北京·东京》又让日本人坑一回，白扔40万又下马了。

现在是什么年月？是经济大潮冲击电影界的最严峻的时刻。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电影被扔进商品大潮中去游泳，没有国家的一分钱补助，还要上交利税。有人形容这种状况是“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还要马儿去交草。”要知道，一部影片要养活二三百口人呢！谁能经得起你百八十万地赔？还想在珠影上片？不用看别人的眼色，就是丁荫楠自己也不好意思张嘴呀！

可不拍电影丁荫楠别的什么也不会啊！每月200出头的工资，在广州这个花花世界够花吗？每月规定只能报销10元医药费，没有剧组补助连药都吃不起。住的倒是三室一厅的好房子，可又赶上什么“住房改革”，不能白住了，得买居住权。不多，才7000元，可以前拍片得的那点酬金全都置了彩电音响组合柜了。总不能为住房变卖财产吧？那样也给社会主义丢脸不是？受党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起码的觉悟总得有吧？

● 影视界的“大玩家”

没活儿干实在是太痛苦了。

珠影有个演员叫辛明，就是在电影《野山》中演灰灰，后来获“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的那个。就住丁荫楠楼下。这位绝对是改革开放中的既得利益者，演戏、走穴、承包摄制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也许是因为女儿跟着丁荫楠爱人学钢琴的缘故，辛明实在看不下去丁荫楠失魂落魄六神无主的模样，就时不时地上去开导几句：

“别太较真了，脑子不会活泛点？你拍电影不赚钱，去拍

广告又嫌老板不懂艺术，那就不会找个既来钱又能讲究点艺术的活儿吗？——去拍电视剧呀！”

现在的电视剧已经成为致富者的一块沃土。尤其是草台班子，酬金是拍电影的几倍，财会管理也远不如电影严格。加班费、超镜费、补助费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要是再能当个制片主任外带拉点赞助，那日子可就太美了。影视界早就有这样的笑谈，说是如果有谁当了两部电视剧的制片主任，甭废话，先拉出去毙了，然后回过头来查证据，肯定没冤枉——大贪污犯无疑。

于是，丁荫楠去福建接了个电视连续剧《廖承志在追忆着……》。这次福建之行丁荫楠收获可是太大了——倒不是他当上了制片主任，而是结识了香港归来的王铁成。

王铁成这辈子服过谁？大言不惭地自称是影视界的“大玩家”。“雅”学问如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唐诗宋词、书法绘画；“俗”学问如吃喝玩乐、花鸟鱼虫、民俗游艺、硬木家俱，他都敢和人一比。更别说他在中国舞台上最早扮演一代伟人周恩来，迄今已逾十载，演起来从容不迫，举重若轻，成熟自信。可这回他算是遇见对手了。丁荫楠，那是天津人。“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侃起来那张嘴厉害着呢！他拍过《孙中山》，拍传记片数他份儿大；他还筹拍过《中美建交》和《北京·东京》，周总理的资料也没少看。

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王铁成嗜烟好酒，丁荫楠则烟酒不沾，可这并不妨碍拍片之余两人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侃大山”。王铁成是性情中人，趣味相投了无话不谈；丁荫楠更是艺术家气质，三句话一激动就满屋溜达坐不住。那话

可就慢慢“离谱”了：

“这几年领袖戏拍了不少，可都太虚假。”

“因为这些影片都没挖掘到领袖的内心世界。”

“其实最该写的是周总理，他的感人事迹本身就都是戏。”

“那是因为他最具有内心冲突，各种矛盾全都集中到他身上。他最具有中国领导人的特点。”

“中国谁演总理最像？是我王铁成。”

“拍人物传记片谁最有经验？还有谁拍过《孙中山》？”

促膝深谈之中，丁荫楠忽然将多时的朦胧想法化作了一句惊人之语：“我拍过一部《孙中山》，要是能再拍一部《周恩来》，大国的两个总理让我全拍了，此生足矣！”

王铁成击案叫绝：“好！那我就非从总理青年一直演到老年，让银幕上立起一个叫绝的形象来不可。咱这辈子就拍这一回了！”

● “砸锅卖铁的”要讲条件

电影是用钱堆起来的，不是用嘴能说出来的。一部大型传记片，没有几百万元的资金无法企求。“罗锅上山——钱（前）紧”的丁荫楠太清楚自己的生存现状了。所以尽管在福建和王铁成一起激动半天，但他对那部侃出来的巨片未存有多大的幻想。现在，哪个电影制片厂肯轻易投出这么多钱啊。

谁承想，1989年10月，丁荫楠在珠影招待所里，迎面撞上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厂长高鸿鹄。

这位高厂长的确是个人物。广西厂是个边陲小厂，以前鲜为人知。高厂长上任之后一心一意要借助这块基地干出一番大事业。只要能拍大片子，经济账可以不算。所以陆续有了《血战台儿庄》、《百色起义》等影片，陆续也才有人开始听说原来广西也有电影制片厂。此时的高鸿鹄，认定中国迫切需要有影响的电影，认定广西厂迫切需要有影响的影片，“砸锅卖铁也要拍出好片子”成了他的口头禅。可是，“砸锅卖铁”并不就能出影片。他抓的好几个题材，如《武昌起义》、《难忘的1975年》等，不说胎死腹中，至少也是杳无音讯。正好这时，他接到去珠影开会的通知。晚饭后闲溜达，又正好遇到了丁荫楠。

也许是出于习惯，高鸿鹄约请丁荫楠有空去广西厂拍片。约请外厂的主创人员去广西拍片已经成了高厂长的一贯作法，尽管本厂职工对此颇有怨言但他却“死不悔改”。广西厂的几部有影响的影片都是约请外援的结果。

这可真是撞到枪口上了。丁荫楠立即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向高厂长表示：“我想拍《周恩来》。”

高厂长倒也没含糊：“拍《周恩来》是好事，我坚决支持你！但是……”

“但是”后面总是有文章的。“砸锅卖铁也要拍出好片子”的高厂长最后表示：

“你得去北京做电影局长滕进贤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经理胡健的工作。只要他们两人支持你拍，愿意拿出钱来，我就一定支持你，早日拍出《周恩来》。”

● 幸亏有个《洪秀全》

世界上的事大抵都是这样：仿佛给过一线希望，然后就是无尽的绝望。

高鸿鹄放下两个首要条件，回南宁了。被一线希望激动得亢奋起来的丁荫楠，很快也就绝望了。上北京好说，熟门熟路的。可顶不济也得坐火车吧？路费谁出呢？高厂长百忙之中没有递过“路费报销”的话，怎么说也是个一级导演，能舍下脸去求人家报？要不就先自己垫上？可一想到一张穗京机票就要 553 元，对着平日里并不吝啬的夫人丁荫楠就是张不开那张嘴。俗话说“一分钱能憋死一条英雄汉”，现在可是 5 万多分钱憋在这儿啊！

还是辛明心细。丁荫楠愁容不展茶饭不思的模样他早就看到了，可就不知什么原因。追着人家刨根问底打探隐私那好像是老娘儿们干的事，多不好意思。所以也就放一边没理会。可一连十几天天天这样，每天接送女儿去丁荫楠家练钢琴的辛明爱人沉不住气了：

“听说老丁想去北京活动拍《周恩来》的事，是不是为钱犯愁呢？”

辛明恍然大悟，上楼进门，省去了寒暄：

“老丁，拍《周恩来》可是大事，得抓紧动身了。”

丁荫楠光答应就是没有行动。

辛明说：“老丁，是不是钱不凑手？没关系，我替你垫上。”

丁荫楠赶忙推托：“你可千万别！哪能用你的钱？”